

EVERYTHING GROWS

万物生长

冯唐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万物生长

冯 唐



EVERYTHING GROWS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物生长/冯唐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106-01765-5

I. 万… II. 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4124 号

责任编辑:吉晓倩 徐维光

封面设计:三陌工作室

版式设计:李立玮

责任校对:王勇

责任印制:刘继海

万物生长

冯唐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 邮编:100013

电话:64299917(总编室) 64216278(发行部)

E-mail:jsja@netchina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

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一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/8.625 字数/168 千字

印 数 1—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1765-5/I.0302

定 价 16.80 元

人体从头到脚皆已顺着美的方向发展，唯独性本身例外，它仍保持其动物的本质。所以不论在今日、在往昔，爱欲的本质一向总是以性为主导的。要想改变情欲的本能委实是太艰难了。

——弗洛伊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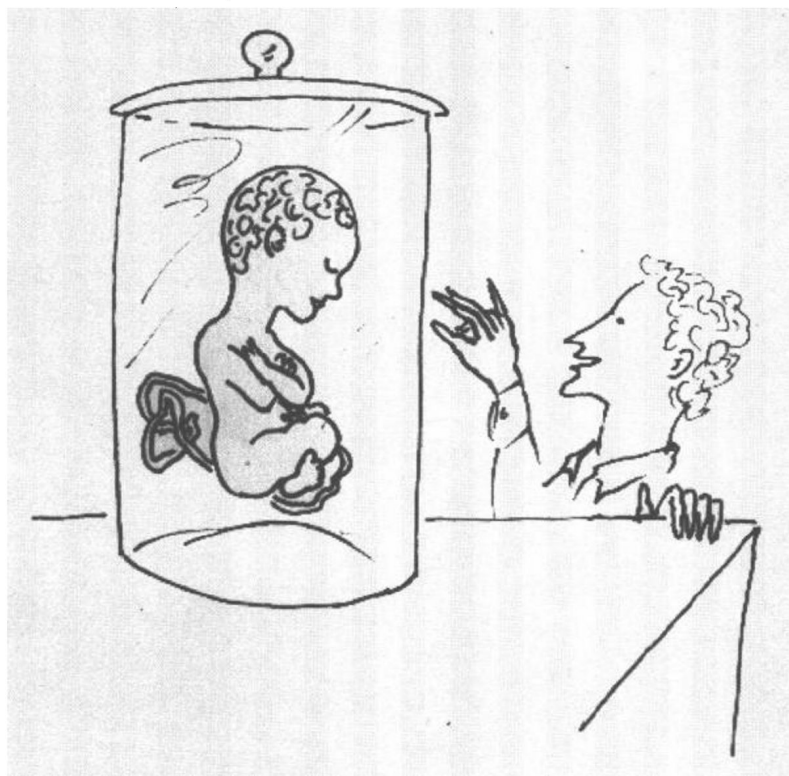
献给老妈

她可能不知道有些孩子这样长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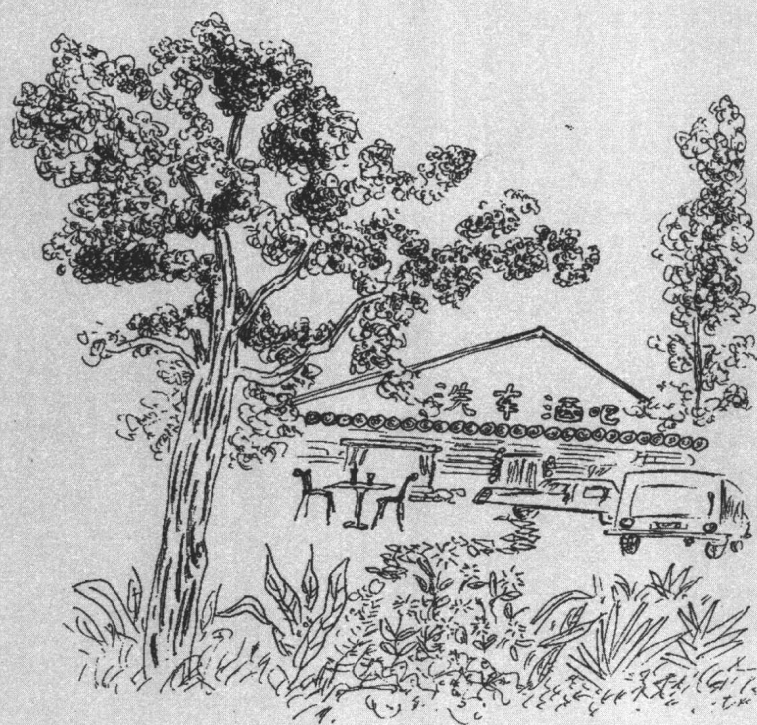
从头到尾，本文一切纯属虚构，
请勿对号入座。
讲了一个如何长大的故事，
只供回顾。
心智未健全、难容异端者，敬请止步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

我有变成坏孩子的潜质。妈妈回忆，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，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亲。我从小学一直读到博士，兼修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，一身经世济民的本领，现在却追名逐利，津津有味。幸运的是，我还没有发展成淫棍，留在脑子里的儿时欲根像一畸胎瘤，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，难以消化。

洗车酒吧



目录

第一章 洗车酒吧 / 001

第二章 人体 / 008

第三章 处男 / 018

第四章 哥伦布 / 024

第五章 女友 / 032

第六章 柳青 / 039

第七章 欧宝 / 045

第八章 ~~银街~~ / 049

第九章 肉芽肿的手指 / 056

第 十 章	道行 / 062
第十一章	第一次 / 076
第十二章	垂杨柳 / 092
第十三章	包书皮 / 102
第十四章	口会 / 113
第十五章	一地人头 / 124
第十六章	大酒 / 140
第十七章	概率统计 / 155
第十八章	阴湖阳塔 / 166

目录

第 十 九 章	昔年种柳 / 187
第 二 十 章	清华男生 / 201
第二十一章	永乐五年 / 219
第二十二章	非花 / 227
第二十三章	洗车 / 234
后 记	/ 239

洗车酒吧

我在洗车酒吧遇见秋水，第一印象是他的眼睛亮得不同寻常。

洗车是我常去的酒吧之一。洗车在工人体育场东门靠南一点，原来真的是一个洗车的地方。等着洗车的人想坐坐，喝点什么，聊聊，后来就有了洗车酒吧。如果从工体东路过去，要上座桥，过一条水渠，穿一片柏树林子，挺深的。

酒吧用红砖和原木搭在原来洗车房的旁边，洗车房现在还接洗车的活儿。酒吧里是原木钉成的桌椅，砖墙挂满世界各地的汽车车牌，给人国际偷车贼俱乐部的感觉。来过酒吧的人再到旁边的洗车房洗车后，常会下意识地摸摸车的后屁股，确保车牌还在，至少我是。酒吧不大，稍稍上点儿人，就满了。天气不冻脸的时候，就把桌子支到外边去，屋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，闻到柏树的香味。

现在，三里屯一带，工体附近，酒吧很多，三五成群，占了几条街，一家没位子可以溜达到另一家。入夜，东大桥斜街左右，杨柳依依，烟花飘摇，各色女人倚街而立，多数不像本地人士，或薄有姿色，或敢于暴露，也分不清是卖盗版 VCD 的，还是卖鸡蛋的，或者索性就是出卖色相的。

过去，我在这一带上小学和中学，那时候没有这些酒吧，只有卖汽车配件的，匪聚中纺路，把偷来的车拆开在各家出货。要是那时候有现在这些东西，我肯定会变成一个坏孩子。我有变成坏孩子的潜质。妈妈回忆，我三岁时就知道亲比我小一岁的妹妹，还是那种带口水的涉及舌头的湿湿的

亲。我从小一直读到博士，兼修了一个工商管理硕士，一身救世济民的本领，现在却追名逐利，津津有味。

幸运的是，我还没有发展成淫棍，留在脑子里的儿时欲根像一个畸胎瘤，有牙齿有头发有阳具，难以消化。我曾经盘算把我老婆教化成荡妇，这样就能合法地摆平脑子里的那个坏种。我搜罗了《肉蒲团》、《如意君传》、《灯草和尚》、印度的《爱经》、亨利·米勒的《北回归线》和《南回归线》、英文版的《我的隐秘生活》、《Fanny Hill》、《尤利西斯》、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》以及新近几期的《阁楼》杂志。几次逛红桥旧货市场，我敛了些秘戏图和磁质的秘戏玩偶，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，各种姿势都有。据旧货贩子讲，这都是古时候当生理卫生教材和教具用的，姑娘出嫁之前妈妈从箱子底翻出来给女儿看，免得位置都分不清让亲家笑了去，说是没有大户人家的风范。但是想想只是想想，我把所有搜罗的材料都锁进公司的保险柜里，和我的假账、黑钱放在一起，体现相似的性质。

我老婆英国语言文学科班出身，英文和古文的功底都不错。五短身材，孔武有力，浓眉大眼，齐耳的短发一丝不乱，一副坚贞不屈的表情，让我相信所有关于一个女英雄的传闻都确有其事。结婚已经五年了，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，她脸上依旧呈现一种极为痛苦的表情，仿佛烈火已从她的脚下燃起。至今为止，我还只能用一种最符合传统基督教义的姿势。我老婆说我不能像对待婊子那样对待她，要举案齐眉，不能忘记了礼数。我的秘书有一天新剪了个长穗发型，新换了一双印花丝袜，她云飞雪落地说，最近读了本书，书上说伟大的生意人从来不把公文包和性爱带回家，生意就是生意，公事公办。而我是个变数，公文包即使是空的，也要往家带；在办公室时，连意淫的愿望都没有。我的秘书还问

我，和老婆那么熟了，大小便都不回避，属于近亲，行房的时候，有没有乱伦的负罪感。我真不知道现在书摊上都卖些什么书，不理解小姑娘们都是怎么想的。尽管我的秘书有明显的性骚扰嫌疑，我明白我没办法告她，性骚扰成立的必要因素之一，是上级使用权力占便宜，这里我是上级。我的秘书是光脚的，当然不怕穿鞋的。

我老婆从来不用香水，她对香水过敏。我以前并不知道，只是简单地认为，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腺体分泌旺盛，没必要用香水。我的一个老情人替一个矮黑胖子生了一个儿子，两年后她才来见我。我说：“我初中就知道你有宜男相，一定能当英雄母亲。”随之兴奋地抱了她一下，她香气扑鼻。回家后老婆说我身上有一股邪恶之气，她仔细嗅我的皮鞋、西装、衬衣、内裤和袜子。十分钟后她全身起了大块的风疹，像蒸漏了糖的糖三角。她告诉我她对香水过敏，她说我还不如杀了她，然后给她爸爸拨电话“救命”。她爸爸是公安局长，常年扎着巴掌宽的皮带。之后她后悔说应该先闻皮鞋和西装，停二十分钟，然后再闻衬衣和内裤。如果她是在闻内裤之后起的风疹，她会让我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太监。

好在还有酒吧可以喝酒。我喜欢坐在里边一个固定的黑暗角落，要一瓶燕京啤酒和一个方口杯子，从角落里张望酒吧里的各色人等。我觉得酒吧像个胃囊，大家就着酒消化在别处消化不了的念头，然后把它们通过小便撒出去，忘记不该记得的东西。浸了啤酒，我脑子里的畸胎思绪飞扬。

泡酒吧的日子长了，我渐渐变得很有经验。我的天眼分辨得出哪些是鸡，哪些是鸭，哪些是鹅，哪些是同性恋，哪些是吸毒者，哪些只是北京八大艺术院校来结交匪类的学

生。吸毒的比较好认，他们的脸上泛出隐隐的金属光泽。有些眼影、唇膏想模拟这种效果，但是不可能仿得太像。化妆品的光泽只有一层皮的深度，吸毒者的颜色却是从肉里来，从血里来，从骨头里来的。同性恋不好认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，常常会闹误会。戴一只耳环可以只是因为自己高兴，涂唇膏可能是任性的女友即兴而为，关键还是要看眼睛，眼睛里的媚态和体贴，悠然心会，妙处难与君言。

我静静坐在木椅子上，音乐和人声像潮水般在我脚下起伏，松柏、流光、香水、薯条和人气在我周围凝固，粘稠而透明。我像是被困在琥珀中的蜘蛛，没有感到人世间的一切强有力的东西悄然而至。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个胃囊，我们在里面折腾，慢慢消磨，最后归于共同的虚无。这个世界什么也不记得。

偶尔有小姐来和我搭讪。我穿意大利名牌衬衫，那种牌子在永安里的秀水服装市场还没有盗版。这儿的鸡大多见过洋枪洋炮，品味不俗。有的女孩很直率，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走过来，随手拽一把凳子在我很近的地方一屁股坐下。奇怪的是，我总是看不清她们的脸，但是在桌子底下，透过轻薄的丝袜，我感觉到她们身体的热度。她们的头发蹭着我的脸，可是我已经过了会脸红的年纪。她们的脂粉涂得不好，暗淡的灯光下颈部和胸口不是一个颜色，让我想起上大学时用绘图软件玩的闹剧，把男教授的脑袋扫描后安到不知名的女裸体上，除了颈部和胸口隐隐一条界线，其他浑如天成。有趣的是，那个无聊之极的脑袋配上优美的身体后，平添一种诡异的生动，怒态变得有如娇嗔，呆板变得迷离。她吸一口烟，从鼻孔里喷出，然后透过烟雾冲我一笑，说道：“你要是阳痿，我可以陪你聊天，我参加过成人高考，学过心理学。”我翘起兰花指，很妩媚地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们是同

行，你丫滚蛋。”

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难免会有几个脸熟的男人，都是苦命人。偶尔打打招呼，一起喝一杯，各付各的账。这样的聊天很少涉及彼此的具体情况，不谈公司的进销存。我们讨论女人胸部的真假，如果认定是假的，再讨论是做的手术还是使用了魔术胸罩。无论是手术技术还是胸罩的工艺，都是一天比一天强，我们的争执越来越多，有时候争得凶了，各持己见，就打赌，把姑娘叫过来，请她喝杯酒，让她当裁判，输的人付酒账。有趣的是，这种情况下，姑娘们都真诚坦白，决不作假。极少见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搞错。有些人表面风骚内心娴静，虽然看似卖淫女，但绝对是本分人，比如教初中政治或是在某个著名的百货公司卖床上用品的，不过偶尔被上司骚扰一下。

我们也会请她喝杯酒，然后建议她听从心灵的召唤，走一条别人不常走的路。兴致更高的时候，会帮她设计，如何教训那不规矩的上司。比如她一拉帘子，就表示有情况，埋伏多时的我们就冲上楼去，抓奸抓双。得来的银两全归她，买些更漂亮的衣服。

有个姓方的服装设计师，出道后一直设计制服，民航的、邮政的、保安的、警察的、看病的、饭店的、跑堂的、清洁的、做饭的，在这个行当里小有名气，一副小人得意的样子，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他说也该给小姐们设计一套制服，上班的时候穿上，下班当淑女的时候就脱下来，人们认起来也容易，避免误会。大家都说他没有情调，花间喝道，煮鹤焚琴，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。

其实，辨认是整个过程中最有趣味的一节，斗智斗勇，机变无穷，与事前砍价事后付钱一样，使人在这件事上区别

于猪狗。可是闲得无聊，我们还是向酒吧的老板讨了几张白纸，让姓方的执笔，大家出主意。颜色都同意保持黑色，应该根据季节和场合分夏常服、冬常服、作战服、训练服、夏礼服和冬礼服，应该有绸子和皮革两种不同的质地，应该有肩章、领花表明等级，勋章、绶带表明功绩。最后出来的样子大家都笑了，纸上一个大波女子，黑衣黑靴，黑色硬壳帽，板儿带护腕，凤眼圆睁，横眉立目，嘴角朝下。如果加一条皮鞭，加一句“残酷严格的奴隶训练”，再加一个电话号码，活脱一个国外三级杂志上吸引男性受虐狂的广告。那张纸后来被酒吧老板讨去，胡乱用图钉钉在吧台里的酒柜上。那天，他把我们当晚的酒账免了。

我请教过妇产科医生，她说畸胎本来是我的弟弟或妹妹。我是个杀手，我消化了我的弟弟或妹妹，剥夺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。

我习惯坐在这个角落，我有很多习惯。公司的洗手间，我习惯用最靠东边的那个坑位，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坑位风水最好，拉出的大便带热气。但是连续几天我在洗车酒吧的角落都被一个少年占了，他又高又瘦，也用一个方口杯子喝燕京啤酒。如果我在公司的坑位总被别人占据，我会便秘的。

我被他迷惑。他的眼睛很亮，在黑暗的角落里闪光，像四足着地的野兽。我老婆告诉我，我刚出道做生意时，眼睛里也放绿光，只是现在黯淡到几乎没有了。我在这个少年身上隐约察觉到我少年时的神态，或许这个少年的头脑里也有一个怪胎？这个发现让我心惊肉跳。

我走到他对面坐下。我告诉他我常常坐这儿，他说“是吧”。我问他眼睛为什么会这么亮，他告诉我他小时候总吃鱼肝油胶丸。他说他是学医的，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从事在某

种情况下让死亡的人起死回生的研究，涉及多种空间、时间等等曾经困惑过我的概念。他姓秋，和清朝末年那个英烈无比的女人同姓，叫秋水，与庄周《华南经》的一章相同。在如今这个呼机时代，一些稀少姓氏的人常依赖历史上的一两个同姓名人与呼台小姐沟通，比如“姓哈，没鼻子哈弥赤的哈”、“姓詹，詹天佑的詹”。那个姓秋的奇女子不会想到，百年后她以这种形式被纪念，产生存在的价值。

以前我也在洗车酒吧里和陌生人聊过天，听过不少人的故事。有些人像报纸，他们的故事全写在脸上；有些人像收音机，关着的时候是个死物，可是如果找对了开关，选对了台，他们会喋喋不休，直到你把他们关上，或是电池耗光。秋水不是收音机，他是一堆半导体元件。我费了很多时间设计线路，把他组装起来，安上开关。他的眼睛那么亮，我想音色应该不俗。

于是秋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，让我那天晚上心情异常烦躁，甚至至今分不清故事的真假。他说他不清楚这个故事的主题，也无法理解所有重要细节的意义。我告诉秋水，世界上有两种长大的方式，一种是明白了的，一种是忘记了明白不了的，心中了无牵挂。所有人都用后一种方式长大。

我付了酒账，出了酒吧。我一个电线杆子、一个电线杆子地走，很晚才回到家。我打了个电话给我的老情人，问她孩子最近怎么样了。她问我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。当然她也告诉我，孩子正睡着，挺香。